

麦收时节忙打场

□周永战



搁在早些年,麦收可是个大忙季节。在记忆中麦收时场里最忙最热闹,欢声笑语最多。是呀,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,谁不打心眼里高兴呢!

麦收一到,先得扛场,为轧麦子做准备。扛场就是把从秋天到麦熟半年多来疏于管理的场院重新轧实着。扛场时先得用水把场院泼潮,撒上烂滑秸或麦糠,用铁齿耙之类的工具把表面的土松开,弄平坦,再用马拉着碌碡来回轧,直到喧土被轧实轧硬,表面光溜了为止。开始泼水时要适度,不要泼得太潮,否则容易轧颠了,下面浮囊,上面光滑,一晒就开裂。

那时麦收都是急活儿,“三夏”大忙季节嘛,讲究抢收抢种。夏天的天说变就变,必须先抓住几个晴天把麦子颗粒归仓。因此,一到正麦熟,场院里就热闹起来了,一大马车一大马车的麦子拉进来,大家齐动手,卸下麦个子,然后在麦腰处用铡刀一铡两开,麦根部分被扔到一边,麦头部分抖落开,晾晒在场上。等毒毒的日头把麦子晒脆了,赶在中午的时候轧场。

轧场这活儿比较辛苦,马拉着碌碡轧一会儿,大家就得

在烈日下拿着叉子翻场,把轧实的麦头翻个过,翻喧腾,然后马拉着碌碡再轧,如此反复,直至麦粒基本都脱下来了为止。一到马拉着碌碡轧场时,翻场的这拨人就可以在场边的小树趟子里歇畔儿(指劳动中间休息)了。

人们热得赶紧舀起井拔凉水,一饮而尽,然后坐着的、躺着的,赶紧歇会儿,不过嘴都不闲着,小叔嫂子,乡亲辈分,打打闹闹开玩笑,倒也无伤大雅,谁也不会翻脸,你一言我一语,气氛相当热烈。

场轧好了还得起场。一拨人拿叉子把长滑秸挑在一起,一拨人用木搂搂起碎滑秸,一拨人用撞板(长方形木板,前面是一个小斜面,后边安着木把)把麦粒推成堆,一拨人用扫帚把剩余的麦粒扫干净。场起完了,还得扬(方言读ráng)场,把麦粒弄干净。

扬场可是个技术活儿,一是得会看风向,麦子扬出去风得横着吹麦子;二是每一簸箕扬出去都得落在一条线上。一般是一个人拿簸箕扬,一个人用木锨一锨一锨地供,还有一个人用竹扫帚把残次麦穗、带麦糠的麦粒轻轻扫到一边,最后扬出来的麦粒堆呈香蕉型,麦糠被风吹到了麦粒堆的一边。这时最怕的是闷热天气,连个风丝都没有,场是扬不了啦,干着急没办法。

扬完场,打场的流程基本就完了,剩下的就是扫尾了。麦子按人口和工分分给社员,麦糠归队里的饲养点作饲料,滑秸垛起来,用泥封好顶。

后来有了机械的脱粒机,麦收省事多了。但脱粒机打的麦子,麦粒里麦糠太多,打出的麦糠马也不爱吃,扎嘴,出的滑秸太硬,盖房子、砸房顶、垒墙头都不好用,好在后来人们既不用麦糠也不用滑秸了。

麦收时节打场时的繁忙和挂在人们脸上的笑容让人难忘,那真的是累而快乐着。

青麻

□刘逸仙

青麻是一种农作物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农村广为种植,其秆似竹,叶大如荷,故曰青麻。

现在的年轻人多半没见过麻,不过,关于麻的诗句大概很多人都读过,比如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”“相见无杂言,但道桑麻长”等等。至于一些民间俗语,比如“麻绳拴豆腐——不能提”“麻杆打狼——两头害怕”等等,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会常常提起。曾几何时,麻与人们的生产、生活休戚相关。

记得我小时候,生产队年年种麻。春天播种,出土碧绿,夏天尚未结束,麻就完全成熟了。用镰刀贴着地面一棵棵割下,斩去麻头,捆成捆,闷到水

塘里沤上十天半月,待水中泛起黑色的波纹,捞起来,拖到大树下开始剥麻。

麻的表皮剥下来又污又脏,臭不可闻,拿到水塘里摆几下,漂洗干净,晾在树枝上或绳子上,晒干后就成了洁白的麻。至于表皮包着的麻秆,又软又脆,当工具打不了狼,烧火当不了柴,的确没啥用处。

我想,世间万物都有习性,大概所有的营养都被麻的表皮吸收了,所以麻才坚韧结实。

麻的用途很广,那时候,人们日常用的绳子除了少数是用草搓的,其它如拴牛的、拴羊的、挑担子的、绑东西的,几乎都是用这种麻搓的。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,母亲经常用一个大棒

子骨把搓好的麻绳一遍遍勒均匀,用来纳鞋底,麻绳纳的鞋底非常结实。

麻浑身是宝,即使变成了“一团乱麻”,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“麻刀”。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家里建房,父亲曾让我到供销社买回一堆麻刀,脏乱无比。可是,把它放入石灰浆中,用铁锹反复和匀,再来抹墙,墙面就不会开裂,很受农民欢迎。

生产队解散以后,没有人种麻了。人们日常用的绳子换成了塑料的、尼龙的、铁丝的,早就没人用手工做鞋了,纳鞋底上鞋帮用的麻绳自然不见了踪影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,土坯房渐渐消失,青砖房、楼房拔地而起。地上铺的是地板砖,墙上抹白水泥或者贴瓷砖,麻刀也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夏至漫谈

□张德强

芒种刚过,夏至时节便悄然而至。新收获的小麦可以完全晒干装仓了,看着晒干的小麦入囤,农民悬了大半年的心终于可以安然放下了。

仓中有粮心中不慌。有了粮食,下一年的干劲也显得格外足。这时才是人们庆祝丰收的好时候。自古以来就有夏至日庆祝丰收、祭祀祖先的风俗,以此来祈求灾消年丰。因此,夏至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,又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日。“冬至的饺子,夏至的面”,用新小麦磨出的面粉做一份手擀面,煮熟后捞出锅投得凉凉的,再配上各式各样的佐料,用美食来庆祝丰收,消暑解馋。

每年公历6月21日前后为夏至日。这一天,太阳运行至黄经90度,太阳直射北回归线,直射点到达最北端,是一年里太阳最偏北的一天。大清河畔,白天最长,夜晚最短,到了下午7点半以后,太阳才落下山去。从夏至日起,太阳将走“回头路”,阳光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,北半球白昼将会逐日减短,黑夜将会逐日变长。唐代诗人韦应物的《夏至避暑北池》曾写到“昼晷已云极,宵漏自此长”。

大清河畔的夏至时节也是秋玉米播种的收尾阶段,6月底基本播种完毕,如果再迟播种的话,秋玉米就会很难成熟而影响产量。早些时日新播种的玉米已经开始发芽出土,气温的升高使得地里的水分快速蒸发,庄稼对水分的渴求也更为迫切。午后似火的骄阳时常将稚嫩的玉米



幼苗炙烤得无精打采,幼苗只能将根须使劲扎向土地深处,汲取更多维持生命的水分。而每天早晚时分凉爽怡人,幼苗可以伸直腰杆。看着一棵棵幼苗茁壮成长,人们心里不由得升起丰收的希望。

俗话说:“夏天的天气小孩的脸——说变就变。”特别是午后到傍晚的几个小时期间,天气变化无常,这会儿天气还晴得好好的,一会儿的工夫就会上来一片乌云,随着一两声霹雳,豆大的雨点就会伴随着阵阵狂风从天而降,而一会儿的工夫就会雨过天晴。这样的天气过后,如果太阳出来,东部天边会出现美丽的七色彩虹。孩子们走出家门欢呼,摄影爱好者赶紧带上相机抢拍几个精美瞬间。

夏至三庚数头伏。冬至日是数九的开始,夏至日却不是数伏的开始。中国传统历法中的干支纪年法用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的“十天干”和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的“十二地支”组合成60个计时序号,作为纪年、月、日、时的名称,这样每隔10天就会有一个庚日。夏至过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数伏,即使夏至这天为庚日,到数伏时也至少需要再过20天。

民间有“夏至一阴生”的说法。从立春开始上升的阳气到了夏至会达到顶峰,夏至之时,则阳极阴生。大自然奇妙无比,阴阳交替,循环往复,生生不息,使得整个世界五彩斑斓,生机无限。

学骑二八自行车

□谢合康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小自行车,大都是二八大梁自行车,而且一家有一辆就不错了。记忆中,溜腿、掏腿、大梁、上座……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时的一些术语。

先说溜车子。小孩子个头小,站在当时的二八自行车前,头刚高过车子,只能手扶车把,左脚踏着一只踏板,右脚一下一下往后蹬地,于是车子往前溜。这种“骑”法在速度快起来时还可用手扶车把靠惯性自由地溜一段。这是学自行车的初期过程,不过一不注意连人带车摔倒是常有的事。

待溜腿动作已熟练,能在自行车

向前溜的过程中掌握住平衡后,就可以左脚踏着踏板,右腿从大梁下掏过去踏右侧踏板,左脚往下蹬半圈,带动右脚再往回倒半圈,就这样一下一下往前蹬。虽然不能像大人那样自由地骑车,但能这样掏着腿体验骑行的乐趣已是非常满足了。

当小孩子个子长高些后,掏腿骑得很好了,骑法就又变了。因为骑上座子脚还够不着踏板,只能以站立的姿势骑在大梁上,身体左右调整,用两只脚踏踏板,这样骑经常磨裤裆,很难受,但由于骑车子的瘾非常大,忍着疼还照样骑。

后来,个子再长高些了,骑在座子上脚尖能够着踏板了,但骑的时候屁股还要往左右扭很长,脚尖才勉强能够得着踏板转整圈。

回忆起儿时学骑二八自行车的情景,看看现在的自行车,小到刚会走路的儿童自行车,再到适合青少年、成年人的各种型号的自行车,还有老年人骑的防摔倒的小三轮车,更有方便人们出行的共享单车等等,各种各样,应有尽有。

老式自行车留在了记忆中。眼见现在生活条件的提高,我由衷地为我们的幸福生活而自豪。